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2 2006
(第5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5)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想像中的时间

郭小东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65)

摘 要:着眼于时间才有可能把握存在。对于存在的阐释与象征,是现实主义小说的要义。时间作为现实与存在的绵延符号,想像时间,就成为以表现存在为皈依的现代主义小说的基本方式。环境的时间性,构成了小说形式的姿态。在所有时间的回响中,现实虚无化为存在,时间也因此变质为想像的虚构。鲁迅的小说,几乎都是在追忆的方式下的"当下"展开。他所展开的是一条向后之路,以此引导人们向前。马原等也因叙述圈套的设计,把时间错位和重构,作为对现实主义的对抗因素。小说表象的现实内容,变质为一种自为的时间状态,一种在时间绵延中被重新安置的超现实的存在符号。记忆的保存性被追忆的消解性所代替。这是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基本表现。

关键词:现代小说;想像;虚构;时间;存在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6)02-0085-10

着眼于时间才有可能把握存在。对于存在的阐释与象征,也许正是现代小说要苦苦寻觅的终极理想。因此,小说的时间性,就成为现代小说思维和结构的主要对象。它意味着小说已不再把时间当作岁月的量词,当作事件展开的过程或人物成长的容器,时间逃遁了时间本身而作为一种艺术方式。时间不再是背景而成为被阐释演绎的对象,同时也成为阐释演绎的手段。时间因此也就从与空间紧密胶合着的现实状态中,被分离出来,超越了它曾经被人为物理化的情态而虚无化为一种存在。小说现实也就因为时间的被虚无化而被赋予了一种超越性。它成为揭示世界存在的条件。

那么,时间是怎样成为揭示世界存在,包括艺术世界存在的条件的?

一、时间,游走于现实与存在之间

首先,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存在相对现实而言。简单地说,假设将现实理解为一种"在场",而存在就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在场"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基本范式,对之的揭示描状都遵循着"在场"也即时空的统一,时间和空间有一个物理关系,它们互为维持着并呈现着一种"场景"和动作。而存在则是超越一切"在场"的超现象性的"不在场",但却是一切"在场"的必要条件。这样,所谓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以及由现实呈现着的意识,从来就被一个不是自身的存在支撑着。现实也就被虚无化为一种精神,一种将被不断绵延着的东西。文学所谓实现的,也将是这样一种属于"本体论证明"的东西。

时间,在现实与存在之间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穿透期间,又联结着,又离间着现实与存在的关系。它像一根针,一根穿着各种颜色各种质地和感觉的线的针,游走在现实与存在之间,既塑造着一个文学世界,本身又被当作这个文学世界中的对象,被充分地运用和认知着。它既是对

收稿日期:2006-02-15

作者简介:郭小东(1951-),男,广东汕头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象，又是解剖这个对象的方法。具体到文学作品中，也即它既是内容，又成为形式。

在大多数以现实主义为主要艺术方式的文学作品中，时间成为具有的必要条件。在小说的三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中，本就具有虚无特质的时间，其在陈述过程中被物质化并固定在地点和人物上。它既物理的显现地点，也固执地标志着人物。这三者互为固定，而给出了一个凝固的世界。因之也就框定了这个世界有限的边界。“在场”也就常常被囿于一种“历史事实”也即疏离了“历史真实”从而在真实之上悬置了一个实存在过，而不是存在的可能性的先决条件。这支悬置着的剑，常常干扰着现实主义的本真，而使现实主义变得可疑和游移不定，因之也就伤害了文学的现实主义诉求。现实成为了“事实”且必须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而剥离了它得以支撑着的另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存在的客观性。这种现象，是导致我们长期以来对现实主义的误解和歪曲的原因之一。

现实主义本无所谓对错好坏，而当被我们冠之各式各样的名目，诸如“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等，它就失却了它作为“素朴的诗”的诗学意义，而成为某种功利的工具。时间，也就被非常简单地处理为“纪年”、或者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40、50、6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基本上都严格恪守这样的时间法则。叙事时间并未获得独立的文学品质，没有从物理学的时间模式中摆脱出来。时间被不断固定，却从未被“想像”。那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概莫能外。最明显的是欧阳山，他《一代风流》的前二部：《三家巷》和《苦斗》，每章开篇便标明年代：“公元一千九百……年”，而其叙事也就严格固守于这一时间范围之中。柳青的《创业史》“题叙”：一九二九年，就是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然后“二十年过去了”，进入“一九四九年的夏天”。即便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作家路遥，他的作品与他的前辈作家，在时间问题上，没有哪怕是一点点的松动。以路遥的《人生》言，第一章的时间标明“农历六月初十”，第二章则是“近一个月来”，第三章开头是前一年结尾的时间提示“明天到县城赶集去”的实施：“吃过早饭不久”。每章都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标示。某年某月某日某个时辰，在作品中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全部创作都是实时叙述。一切都被形而下，被具象地固定在某时某地某人的物理模式中。而作为人类存在的无限空间，被遮蔽、忽略或有意抹煞了。文学的虚构和想像空间被粗暴地关闭。时间仅仅成为历史的容器或标识，而缺失了它对这个世界的表达和认知的功能，我们无法透过同时穿越时间而看到时间，感知时间的无限神秘和睿智，而仅仅是形而下的看到时间，被告知时间，时间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和脚下坚实的土地而被牵囿成一种有限的、固定的、凝冻的格局。它没有在文学中飞升起来，或成为被文学不断地解释和演义着的对象。

单向度的理解时间，单质地的处理时间，并非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即便是在最古老、诞生于文化元年的那些记载，时间也并非仅止于具体可视的物象。《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如《淮南子·览冥训》中写道：“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同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1] 这是关于开天辟地的故事。时间在这里是无限绵延的，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点。这是先人意识中最素朴的时间形态。它是非现实的，然而又是可感知的一种存在。在现实的真切描绘中，时间被虚无化为想像中的无限绵延的空间。文学在人类童年中的幼稚表述里，体现着一种对时间的神思。没有纪年反而开启了人类对时间有一种神秘的感应。这种感应通过对现实的异度还原而产生了难以言说的深邃。

老子《二十五章》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同行而不殆，可以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2] 先天地生的时间观，全文章句41字，无一字不与时间有关。虽说的是道，道与天地人的关系，正因为意欲揭示的是关系，是现实与存在的关系，而且是在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混浊的广渺无涯的时间背景上凸现其运动的相对性和永恒性。“吾不知其名”三句：五千言首章说：“名可名，非常名。”道是无法用一个“名”来规范的，因为既是说明，就有限制，而“道”是不可限制无法范围的，故老子用“字”来表述“道”，勉强为之。《管子·心术上》更为具体地阐释了道：“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道是无限的（吾不知其名），道是运动且永恒的（独立不改，同行而不殆），道是产生一切的（可以为天下母）道，可作时间解。“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说文》：逝，往也。逝、远、反（返）指永不衰竭的运动。有什么是永不衰竭？惟有时间，这是最朴素也最深邃的时间本体论。逝去、远去而又追返，这不是时间又是什么？现代主义小说中的时间观念，正是遵循着这样的逻辑。存在与虚无，有与无的关系也一定由此而生原则。因为，时间就是进程。

这种古典的中国哲学，在此后的现实人生理念中，渐行渐远而在上世纪 40 年代被推至一个死胡同中，文学在革命与暴力的危机中，被诠释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丧失了文学自身的目的诉求。在一个动乱的年代，现世的危机太多而危机感太少，为了生存而屈就的人生处境与态度是难以产生幽深的思想的。生活向度以阶级功利和个人苟活为标尺，文学上的权力话语，人际关系中的群体制衡，人生活于一种范式中，人无法思索道，也无法自由地焦虑，现实主义被曲解被歪曲被固定于某种模式中去理解，就并不奇怪。

二、想像时间，是现代主义小说的基本态度

中国的现代主义小说，时间作为形式是它的革命性内容。由话本、说话发展而来的中国的白话小说，在叙述上照顾了说话的功能和听者的习惯。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时间观念，始终受“史传”和“白话小说”的制轭，重质轻文和文以载道的传统致使文学的形式创新囿于道统的规范之内，虽有老子等大学问家的哲学传承却始终与文学隔阂，且未能成为文学创新的哲学先导。超稳定的制度结构也使文学观念止步不前。与时间顺序同步，与历史进程同步，复述历史再现历史的文学，是和文以载道的期许并行不悖的。“五四”的锣鼓和“打倒孔家店”的文学革命，对于中国封建文学和八股文体制而言，无疑有着《易经》中“梦占”的鬼诡。而鲁迅是反叛得最为彻底的。对《呐喊》和《徬徨》重新的想像，在时间问题上，鲁迅比同时代乃至今人都锻炼得更为纯熟。

想像时间，是鲁迅小说的基本态度。普罗提诺认为：时间有三个，这三个都是现在。既然都是现在，那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呢？他指的是一个事关现代性的问题，也即是说：一、我说话的这个时间，即现时，它已经成为过去；二、过去的那个现时，也就是记忆；三、将来的现时，它可能成为我们想像中的希望或者恐惧。对于一个明了现代性的作家而言，这种对时间的定位解释也许更适切于文学。文学是在虚构中想像。他站立的位置始终都是现在。现在的现在、现在的过去，现在的未来。所有的时间都只不过是集结于现时的瞬间，在这一瞬间集体地回响。只有对所有深刻认识的作家，才能在心灵深处，听到时间从远古到现代轰鸣的回响，才能紧紧地把握住他所处时代的来龙去脉，把人的生命变成命运，变成他小说中人物的命运。

鲁迅就是这样的作家。尽管他的小说大部分离不开他故乡鲁镇那个小小的地方。尽管他的作品所描写的并不属于他那个时代里最重大伟大的事件，即便他梦想过去写红军的长征，那也只不过是他永远也不会实现的梦想而已。他的生命和他站立的人生位置，这个位置所指明的文学方位，是如此天然地契合，以至于从他笔下流泄出来的东西，最终成为百年文学中最为韧长的文学主题：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中国社会底层的人生况味，那种永远也不会过时的社会人生冲动，在百年文学发展中，愈来愈见其人性的光芒和关怀，正因为他永远处于现在，永远紧叩现代中国人“在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场”的心扉。他所悲悯关心的是中国人永恒的命定。这命定从祥林嫂到童年闰土，到孔乙己再到魏连殳，从狂人到阿Q乃至小D和吴妈。这些人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他们在过去现在未来合奏而成的时间旋律中，活泼而又神情沉重地从历史深巷中走来，一直走到今天，走过现场，还在继续向未来走去。鲁迅把人性的永恒性，置于时间的施洗中，凸现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印记。即便是远古的神话，在鲁迅的笔下，也只不过是发生在今天的事。《故事新编》里的篇什，分明就是现代中国人的德性，远古的风习和人心，与当下的风景和冲突，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五千年，在鲁迅心目中，只是眼前一瞬，这一瞬里凝练着太多的统制。故事本身承载的人物情节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我怎么做起小说来》）[3]。这意思自然是当下的意思。

问题还在于，这个“当下”是如何取得的。鲁迅的全部小说，几乎都是在追忆的方式下的“当下”展开。他所展开的是一条向后之路，以此去引导人们向前。海德格尔说：“思最恒久之物是道路，思想的道路在自身拥有那种神秘的性质，它允许我们在思的道路上自由徜徉，向前或向后，而且只有向后之路才能引导我们向前。”这或许正是鲁迅的小说大多以第一人称为叙述方式的理由之一。

五四时期是一个充满着反思的年代。这是每一个新旧文化交接转型的时代的思想特征。在汹涌而来的新思潮面前，鲁迅并非盲目地趋向这种“新”的鼓吹，他的小说，更多地倾向于以往的历史。寻觅着旧路上的陈迹。“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的，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什么都要重新做过”（《华盖集·忽然想到》）[4]。他清醒地忧思着正在革命或革命之后的中国，是如何在重蹈着以往的历史。他以小说，来展现这历史覆辙的过程。所以，他以“我”的身份，见证以往的历史沉疴，以个人介入时间的方式，沉静地冷峻地剖析着历史。郁达夫曾称赞鲁迅：“当我们看到一部分时，他看到了全般，当我们着急要抓住现实时，他把握了古今未来”（转引自增田涉《鲁迅的印象》）。“全般”和“古今未来”是鲁迅在向后的路上，时刻警醒着的思想姿态。他借小说展开被卷起来的时间，让时间从容不迫地通过当下的滤器，一点点地过滤着，剔除着历史的沉渣，瓦解着旧中国黑沉沉的铁屋。

鲁迅这种以时间的方式，对历史与现实作整体性观照的视野，是宏阔且深邃的。奇怪的是，鲁迅小说，就单篇而言，从未向我们展开完整的历史以及系统的编年。他的故事，都是些横断的碎片，一个小人物的几个人生片断，如孔乙己、魏连殳、陈士成、闰土、祥林嫂、狂人、阿Q等等，这些人物在篇幅不长的格局中却并不缺失人生的全貌。小说情节不缺少史诗般的建构。若以常规论，三千字的《孔乙己》如何有史诗的恢宏？但以它所揭示的主题的深广和忧思的隽永，它对中国知识分子总体命运格局和思想走向以及小说所提供的现代信息和想像空间，实在是同类题材的长篇巨制所无法比拟。这当然首先得益于鲁迅以小说参与历史的发展本身所开创的伟大传统，“文起百年之衰”的伟大气韵，更与鲁迅独创了一种深富他个人特质的小说文体相关。而其文体的精要之处，非一般的修辞学所能概括。

可是关于时间的启迪，却能引导我们走近鲁迅小说文体的璀璨之河。博尔赫斯在《时间》中写道：“时间是惟一重要的，我想说的恰恰是我们不可能摆脱时间，我们的思维不断地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这本身就是时间，是时间的流程。”流程！鲁迅小说正是依凭这流程形成小说独特的结构方式，这方式全然是时间的方式，由时间的方式营构起一种鲁迅独到的目光。这目光弥漫在小说氛围中，无处不在。时间仿佛是一只巡逻的猎犬，游走在黑沉沉的中国大地上，嗅出了社会人生的种种怪味道。每个局部的嗅出，都意会着全部和整体的创伤。这正所谓“部分并不比全部少”。这种审美效果由小说的时间性直接显现，也是鲁迅小说的时间观念的产物。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三、环境的时间性，小说形式的况味

在 20 世纪初年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强大但是僵化的叙事格局中，时间从未成为小说家手中得心应手的器物，甚至也没有人去细细品味时间对于小说的味道。它们也讲究味道，也讲究曲笔，也有插叙、倒叙的叙事应对，但这些都与主观重视时间并从中发现时间的思维形态无关。时间是和历史的流淌同步同向线性进行的，是在历史时间的大范畴中向前或向后的线性补充。几千年间，时间依附于空间显现其存在。在文学中，它和历史纪年同向流动。它从未被当作文学的对象和手段。也从未被作为物件折叠、变形、重复和虚无化。鲁迅小说的现代性正是开启了中国小说对时间的崭新理解：时间的方式，就是思维的方式，至此，我们知道了鲁迅小说所选取的叙事策略，正是以此为原则，其实践改变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走向，开创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先河。

鲁迅小说的时间性，与他小说的其它现代主义元素一样，并未在后来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中得到推广。一方面是鲁迅小说的不可摹仿和不可超越性，它的小说形式并未引起后代作家们特别的重视；一方面是对鲁迅小说的政治解读演变成一种对之的祭拜，反而忽略了对其形式的研究。同时，并没有意识到鲁迅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元素，而仅仅将之作为现实主义文学文本来认知。作为文学圣坛上的神像，鲁迅已然被彻底地封闭起来。我们无数次地读过《祝福》首句："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以至到了麻木的地步，而没有读出鲁迅小说中无处不在的这种对时间的泛时间意识。这是向五千年间所有的"旧历的年底"，向着传统和经典展开了既认同又饱含着隐忧的叙事。

鲁迅借时间的顽强向传统与经典挑战与质疑。在民国已经过去了五年的 1924 年，人们遵循的依然还是旧历的新年。今天，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的中国，仍然还处于"旧历"的围困中，还有就是"圣诞"正在吞食着元旦。鲁迅又借鲁四老爷这位讲理学的老监生"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说我' 胖了' 之后即大骂其新党"等等，意喻时间的停滞和守旧的文化氛围。虚化年份也就拓展了背景的时间范围，文中虽然出现了"新党"和康有为，隐约点出了较为具体的可供联想的年份特点，但小说的时间分布，已然隐入了旧中国茫茫的无边幽暗之中，旧历的年底在祝福的祭祀中和中国的古旧事物一起成为一种时间的绵延，幻化为旧时的象征。时间也就被制造成为环境。沈雁冰在《人物的研究》(《小说月报》16 卷 3 号 1925 年)中说："从近代小说发达的过程看来，结构是最先发展完成的，人物的发展较慢，环境为作家所注意亦为比较晚近的事。"而"五四"作家对于环境渲染的曲意求工，已较清末的新小说有大的突破。

乡土、情调、社会画面都落实在叙述中而烘托出了特定的环境。而在时间的处置上突出环境的特异性和漫漶的意向，鲁迅的表现尤见功力。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有意地用过去时间留下的现在遗迹，引发人物情绪、内心活动的叙写，从中击发出一种或悲怆或反讽的声息，使人物在特殊的环境中活动着殊异的作态。《祝福》中鲁镇"旧历的年底"，鲁四老爷的书房、河边岸上。《故乡》："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地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条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我的心不禁悲凉起来。""呵，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起的故乡。"20 年间的变迁，环境由时间写照，由心境过渡而成。寥寥数笔，完成了叙事的时间跨度。悲凉是从来就有的。《在酒楼上》：又是回故乡之路，这回是"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我的意兴早已索然。"时间的指认被定格为一种别致的色彩，由季节来承担风景的蕴含，由此渡向并塑造为一种心情，给小说的人物和情节营造了一个基调，这个基调十分宿命。这是鲁迅惯用的手法。

也许在那些岁月里，鲁迅从没有过清朗和绚丽的心情，也没有给他的小说环境以这样的机会。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他总是在压抑沉郁的情绪中摆布着时间，并由这时间随着他的心情变幻着色泽，以此烘托出环境的意向。这样的环境，非常适合引导人物忏悔和自我开解。诸如《伤逝》就更为明显。“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是涓生正在，即将要做但不知能否去做的忏悔。时间从未来向现在迫近，间接地道出了一种心理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压迫，没有正面写出环境的窘迫和现实的险恶。随后，“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的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仍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破屋，窗前衰败破落的陈设，败壁、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没有一样是生气勃发的，生命正在枯萎之中挣扎，而这一切，皆因为“满一年了”的时间使环境有着物是人非的印象。

小说叙事也就从现在向过去，由事后向事件引渡。向后的思路，将从这破屋向过去展开。环境因为时间的介入而体认了惊心动魄的人生运命。涓生和子君所有曾经的美好，被浸淫在可预见的设局之中。小说突兀的开局，向藏匿着的过去时间展开了全部的想像。环境中无处不有着来自时间的印记，这些印记无一不预设着悲剧的发生。涓生饱含着悔疚和和忏悔自责同时自我开解的复杂性格，在这由时间摆布而成的环境中，显露得异常的幽深。环境的时间性已经成为鲁迅小说非常重要的因素。由时间而泛时间而无时间（时间的相对性）。涓生和子君的悲哀，也就由部分漫漶为全般，这正是鲁迅的意图。

四、在时间的回响中，现实虚无化为存在

在鲁迅的小说中，时间失去了原初的完整、绵延的顺序性，而被主观的切割、中断、颠倒、重叠、组合和跨越，同时泯灭过去现在未来的界限，而进入心灵视界：由任意的时间碎片所构成。时间因此而获得了一种独立的品格：类似梦的无序性成为小说叙事的基本方式。博尔赫斯说：“为什么只能想像一种时间？我不知道你们的想像能否接受这样的观点：许多时间即许多种时间系列的并存，既有各单位间以前后或者同时发生关系的时间系列，也有既不属于前后关系也不属于同时关系的时间系列。所有系列都各不相同，自成体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想像得到的。”这种小说的时间观念，使叙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叙事对接了心灵的自由驰骋，暗合了思维的无边界特质。

鲁迅小说中，常常在极短的章节中，迅速地转换着时间，形成千变万化的时间序列。《伤逝》开篇，就异常迅速地转换着时间“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以未来的现在开篇，然后“时光过得飞快……已经满一年了”，从当下向过去又回当下。紧接着：“我重来时”，“仍然是……”，又迅速回到现在。笔锋一转：“……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叙述逆溯至更早的以前：“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然而现在呢……”。

时间的踪迹遍布涓生的思绪，形成一条蜿蜒曲折的时间之蛇，交错倒置，起伏腾挪，令人目不暇接。错综的时间之网，网结起的满怀着复杂和犹豫的心绪，交织着的是悔恨和自责的思虑。许多时间的碎片，互为错综互为拼接，构成另一形态的时间连续。“时间之所以连续，就因为永恒需要回到永恒中去。这就是说，未来的概念来自我们回忆起始的渴望。上帝创造了世界，世界和整个生命宇宙要求回到永恒的源泉：无时间，即既非先时间亦非后时间，而是非时间。这早已进入我们的生命冲动”（博尔赫斯《时间》）[5]。对于涓生而言，过去的时间充斥在现在之中，以悔恨和自责为前提，而最难把握的却是现在。因为他抓住的是追忆中的过去，而恰恰抓不住的，是正在进行中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却又迅速逝去的现在。过去有长度，有进程，而现在没有。所以他无法把握。对于未来，也因此只剩下虚无的希望。时间以多种多样的形态和情状，在涓生思绪中流动、穿插或驻足。因为时间的迅速轮转，它们便成为人物性格的组成部分，非常适切处于焦虑的反思状态中的思维特征，又近似于梦呓与梦的结构。

子君的死，是一个固有的时间起点，也是叙事策略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死结。所有从现在向过去，过去向未来的叙述，都包含在这个已有的现存在的死结中。涓生的一切努力，他在梦幻中的进取或现实中的退却，都围绕着这个死结。当初他与子君的出走，是满怀着希望的，但在那个充满着绝望的 20 年代，他们如羔羊进入荒原，与吕讳甫和魏连殳一般，他们如何努力发达，都依然逃脱不了颓靡的结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吕讳甫自称“庸人”，魏连殳自谓“失败者”，涓生写满悔恨和自责，“觉得新的希望就在我们的分离。”他一心只想着卸去肩上的责任，任子君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他们敏于认识而疏于行动。这个悖论，由于时间进程而被不断反复地证明着。涓生一坠入过去的时间，他是清醒同时敏感的。他游走在由所有过去缠结而成的死结中，努力开解着自我，也原谅着自我，他在心灵的视界中清楚地看见自己和子君的一切关系，剖白着这关系中的若干个自我和若干个子君的种种冲突，释放着由这冲突而成的紧张。他把握着轻重缓急的节奏，在心灵的独白中一点点地开解着那个明知无望解开的死结——子君是死了，这是在一开局便就已注定的结果；但是，涓生一进入现在，从未来向现在叙述的当下中时，他就变得茫然无措，虚空与黑暗笼罩着他，只有以说谎与遗忘去做前导。而所期待得来的，无非是死的寂静。

时间以多元形态穿插在涓生的叙述里，同时改变着改造着涓生对过去未来和现在的认识。也铸造着他被现实咬噬得百孔千疮的病态人格。他矛盾着过去，也错乱着前途，又谅解着自己的虚伪。一个弱者和怯懦的人格，在时间的受洗中，让人看到一点点浮现的圣洁。这点圣洁，因子君的死而渐显惨白的残酷。谁之罪呢？终将由时间去回答这个永远也无法回答的问题，由是也就使其坠入永恒，在时间的回响中，现实也就虚无化为存在。时间得以在这种陈述中完成了它独立的充满着特别内涵的品格。涓生在这种洗炼中也同样获得一种文学史上无可取代的独特性。

五、时间，变质为想像的虚构

由涓生我想到马原小说中那些个叫姚亮、陆高和“我”的男人。他们分别出现在《冈底斯的诱惑》和《上下都很平坦》之中，充当“叙述圈套”的编织者。我很想知道他们和鲁迅有什么不同？《伤逝》、《祝福》等的叙述不是圈套。作为百年文学中现代主义小说的启蒙者的鲁迅，他在上世纪初年为之奠基的现代主义小说，为后来的人们所提供的经验，在马原的小说中，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吗？我知道鲁迅在这些先锋实验同时前卫的年青作家中，包括韩东、于坚、朱文等等，他们对鲁迅是不屑一顾的。韩东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于坚则认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啊！”朱文干脆“让鲁迅到一边歇一歇吧！”东西以为鲁迅“对我没有指导意义”（均引自《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6]。我不以为这是他们理性的真话，也不知道他们今天是否也还这样认为，因为这些人今天已不年青。应该有些阅历了而不至于童言无忌了。如果他们从不读鲁迅或根本就对鲁迅无动于衷，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我想作为大学教师的马原，一定不会这么想。因为他绕不开鲁迅。尽管他在《阅读大师》这本书中，阅读的大师都是外国人，里面自然没有鲁迅，他好像也连提也没有提到过鲁迅。但是可以肯定，他知道阿 Q，因为他在《海明威的男人哲学》里写道：“我还经常愿意举一例子，是很阿 Q 式的一个说法。”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其实，被大家反复谈论着论证着的马原的“叙述圈套”，稍作拆解，我们将会发现，这所谓的“圈套”，在鲁迅那儿已经发展得相当圆熟，可说炉火纯青到了无痕迹的地步。而在马原这里，尚有人为痕迹。鲁迅有圈套却令人看不出编织的痕迹。《故乡》、《祝福》、《在酒楼上》、《示众》、《伤逝》等。在叙述的时间性上，它们都表现了鲁迅对时间思维的了然于心且运用自如。他绝对不人为地提示读者关于叙述方面的设置，而马原却经常会有这方面的动作，最著名的就是那句让许多人欣赏的“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虚构》），以此来模糊“叙述人”、“作家马原”和“汉人”几种身份，然后又画蛇添足故弄玄虚地表白“我下决心在这个故事里不出现我，也许我只是其中的某个令读者可怜的角色。”且不说在小说叙述中有没有这种必要，或者仅仅是一种吸引读者模糊读者阅读追踪的烟幕，使它看起来更像先锋或更为形式主义。

鲁迅从不表白：我就是那个叫鲁迅的鲁镇人。但是，鲁迅、鲁镇和小说中的叙述人“我”，他们之间的时间关系和“间离”关系，我们是看得明白且绝对不混淆的。鲁迅让“我”引导我们进入他的小说，但绝对无需提醒我们对“我”须另眼相看以防花眼。他叙述的线索很明晰，从现在向过去——马原也不例外，这是现代主义小说在时间处置上的共同原则：现在的过去，现在的现在和现在的未来。——但时间的虚点却非常复杂，正是这些散落在叙述链条上的“虚点”或叫做碎片，在叙述过程中不断被“重拾”着。每一次“重拾”都是一个叙述的转折，同时也是一种危机的消殆或诞生。以至于叙述的危机感和小说现实的危机感四处丛生，因之悬疑迭出。小说布局也为时间分布所主宰。作为叙述人或被叙述人的“我”，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也是变化中的，有很大的不同，这不同，自然也由时间的序列发生变动。

读过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虚构》、《拉萨河的女神》，特别是《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不管他的“叙述圈套”如何玄虚诡秘，其实他是有原则可寻的。那就是，他更经常的还是让其讲述的故事，处于一种“正在发生”的状态之中，或把已经发生的故事，置于“正在”或“可能”的情势之中去叙述，只不过鲁迅比较委婉也比较遵循现实生活的时间流向，他是让人从小说效果上去体味这种状态，而马原则是特别说出。尤其是写“明天的故事”，他把未来也作为一种小说中的实时讲述，这是有悖生活常理的。但是，明眼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依据的其实还是马原过去的生活经验，尽管马原并不承认这一点，他确实在写一种“可能性”，一种与“存在”有关的，也即那种“不在场的在场”的存在状态。时间在这里显示了特殊的意义。

马原在《虚构》这篇小说中，有着几个时间概念。这几个概念都由马原编撰。1. 在麻疯人的玛曲村“我”度过了七天；2. “我”是五月三日下午来到玛曲村的（则应是在五月九日离开）；3. “我从昨晚也即五月三日一直睡到今天上午五月四日（他根本就没有去过玛曲村，何来七天玛曲之旅？）这七日抑或是梦游，抑或是未来时间，或根本就不存在。但故事却是情节完整，人物性格鲜明、时间、地点、人物均形神毕肖地存在过。这是一个在时间上玩了障眼法或属于未来时的故事。他只是在开头和结尾的叙述上做了圈套。所以马原把小说取名为“虚构”。这虚构的生存方式所表现出来的人性温馨，正是马原在残酷的生存竞争渴望期许的东西，他叙述圈套的设立，因着时间的错位而表达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现存判断。他把真实最终虚无化而将其坠入无时间状态的意图，正是《虚构》这部小说最终的理想。它似乎在某一点上，和《伤逝》有所连结。“我”遭遇的爱情或叫做本能，很纯粹，也很可怖：“那张女人的面孔叫我毛骨怵然，鼻子已经烂没了，整个脸像被严重烧伤后落了疤。皮肤发亮，紧绷绷的。”“我”终于在这七天中，与这样的女人有了爱情。“临睡之前，我又觉到了那种发生在心底深处的颤动。我开始把它当成了放纵的激动……我爱它们。我不在乎她乳头已经烂掉，我早知道她的手趾脚趾也都烂掉了半截。她是个温馨的女人，这比什么都要紧，我还知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道另一件也很要紧的事——就是她爱我。”在这种近乎病态的爱欲中，“我”的意欲反而是健康同时忘我的。这是一种超越俗常的纯真和博爱的本能。在想像的时间里，马原完成了一次精神的施洗。他意欲穿越一切人性的偏见和障碍，而这样的穿越，也许只能在未来的时间里方可实现。马原有意规避了现实。

鲁迅是面对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人生，怀着疗救的想望，在追忆中苦苦地寻觅。让主人公以说谎和遗忘去救赎自己；马原则是悲悯地去完善自我。当马原回到现实时间中时，马原这样写道：“我本来明明记得我在麻疯村里呆了四五天时间，我完全没意识到这四五天时间可能是虚妄的，可能根本不存在。我知道我是五月三号走进麻疯村的。但是当我在道班醒来的时候，那天早上是五月四号。我曾经真切度过的，那么深刻地进入我记忆的一段时间，我却突然发现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马原《虚构中的时间》）[7]。小说所叙述的和现实判断的矛盾性，梦魇和清醒处于两极状态中，彼此消长，这正好说明文学与现实，虚构与实存之间的冲突。马原夹生于这种冲突之中，因而有了他非同寻常的小说虚构。他所努力的，是企图把自己的虚构，纳入对时间的想像中去，同时将所叙述的在想像中复活且还原为现实的一部分。这就是他这部共 22 节的小说，第一节可看作“题记”，最后一节可视作“后记”。其中 20 节均是一种完整的严格意义的写实，一个按原始的时间序列讲述的故事。设若去掉“题记”和“后记”，则这篇小说就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是因了这前后两个部分的交代与说明，便彻底地改变了马原小说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原始时间也自然而然地变质为心理时间，变质为想像的虚构。其中蕴含的现实因素，全然变质为一种自为的状态。

“自为以对绵延的非正题意识的形成绵延着”（萨特《存在与虚无》）[8]。写实变成一种人物和心理绵延。而心理绵延的一切进程都属于反思了的意识。“我”在玛曲村的所有遭遇，都带着一种强烈的反思人类行为的意识，人类的病象及对这病象的态度。“我”在自我牺牲和自我指涉中，跨出了人性的第一步。这是“放纵的激动”所引领出来的人性反思。这种反思的行为不是发生在过去，也不是现在，而是在未来。在想像的虚构之中。这是马原小说真正的忧虑。时间的想像和对之的永恒性渴望，使这种忧虑提早抵达。永恒是什么？永恒是集结了所有时间的回响，它并非所有岁月之和，因为它不但覆盖了过去、现在，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将来。时间之流不仅仅流经现在和过去，而更是从未来流向现在的。这就是我们对永恒的理解。马原的另一部小说《西藏生活的三种时间》，所揭示的时间概念，其实是他所有小说的时间观念。《虚构》自然也提示了三种时间，人类对这三种时间存在的态度、价值观和认识，也许比故事本身更为重要。这才是马原叙述圈套的真正用心。除了时间，马原将一无所有。这才是我们想像马原的同时想像时间的理由。

鲁迅是由时间的想像，开始他小说的革命性创造的。其动机全然因为精神反思而需要这种绵延，进入这种绵延。

从鲁迅到马原的这种追寻，是沿着时间泛时间乃至于无时间这样一条线索进行的。20 年代的中国和 80 年代的中国，它们尽管是如此不同，但是其间 60 年的空白，在时间问题上的文学静默，足以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理由去反思。此处不赘。还是回到想像。是什么切断我们对时间的想像呢？鲁迅早在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时，就已经悟觉到这个问题。当文学的缘由回归它自身：苦闷的象征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想像，包括对时间本身的想像呢？

参考文献：

[1]　游国恩等. 中国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1.

[2]　刘坤生. 老子解读[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31.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3] 鲁 迅. 鲁迅全集. 第四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513.
[4] 鲁 迅. 鲁迅全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60.
[5] 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文集. 文论自述卷[M]. 海口: 海南国际出版中心, 1996: 187.
[6] 朱 文. 断裂: 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J]. 北京文学, 1998, (10): 19—40.
[7] 马 原. 阅读大师[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305.
[8] 萨 特. 存在与虚无[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211.

Chinese Modernist Novel: Imaginary Time

GUO Xiao-d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5, *China*)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absolute present is the only way to control one's own existence. The main theme of realism novel is to explain and interpret the meaning and symbolisms of being in existence. Time is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existence; therefore, imaginary time becom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Symbol to the existing interpretation and is the essence of realism novels. Environment as a function of time forms the novel's progressive style. In the repercussion of the various functions of time, the abstraction of the presences solidifies into real existence, and time as a result, becomes multiplied into abstract reality. Almost all of Lu Xun's novels follow the format of dissemination of a memoir in the present sense. He initiates the path that stretch to the past in order to lead the reader forward. Ma Yuan and some other novelists of that genre also describe the operation of traps in order to displace and time and restruction in order to recreate and emphasize the rebellion against modernism. The presence, as presented in the novels, uses self-centralized time dimension, in other words, a type of hyper-present that ubiquitously extents in temporal continuum. The preservation of memory is replayed by the digestion of memoirs.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of Chinese modernistic novels.

Key Words: modern novel; imagine; fiction; time; existence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